



王立春儿童诗集《跟在李白身后》:

# 诗歌王国的“探险”之旅

□于树军



王立春的新作《跟在李白身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1月)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部诗集以儿童诗来重新演绎古诗经典,很有创意,也颇具挑战性,诗人此举,无疑是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探险”。

“以诗写诗”虽古已有之,但是将咏物写景、思乡思念、送别离别、边塞爱国、励志哲理等诸题材的经典古诗全部做一番“现代”演绎,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诗人并未被古诗经典淹没,而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探寻到了自己的发力点与路径。无论思想内蕴抑或艺术表现形式都独具个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古诗经典的童诗化与故事化。诗人以儿童诗的创作理念切入,注重诗歌的趣味性、故事性,突显了童真、童趣与新奇的想象力。

《春风裁缝》(贺知章《咏柳》)以比拟的手法,细腻巧妙地呈现了春夏交替这一自然现象的神奇之美。“能裁出柳叶的春风剪刀,什么都能裁。//枯叶被裁掉,裁出一地绿草,再剪几朵小花给草戴上。//冰茬被剪掉,扔到天空,化成了蒙蒙细雨。//裁紫黑的燕子,贴到天上,款款地,由南向北飞。//裁一件薄衫子,让早春脱去御寒的小袄,把二月穿成三月。//剪一条又长又弯的小路,让春天披着嫩绿走过去,走过去,让夏天戴着繁花走出来,走出来。”犹如剪刀一样的春风不仅能裁出一地绿草、花朵,还能剪掉冰茬,也能裁出燕子和薄衫,把早春二月打扮成初夏的模样,诗中充满了动态的画面与新奇的想象。

在“重写”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草精灵》一诗中,诗人赋予小草以灵性。“草精灵扮成草芽,从冬天深处匍匐着,往春天爬。//草芽用小脑袋顶开冻土/钻出来,草芽用小脚丫蹬开枯草/跳出来,草芽咬碎一大片冰茬儿/只用一颗小小的牙齿。//想看草精灵,只能在远处。//等到了近前,他们呼啦一下钻进了枯草。//连晶亮的绿眼睛,都一眨不眨。”诗人把初春的小草作为书写的重心,把草芽从冻土中钻出来,再到开满野花的过程如讲故事一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而且在新奇的想象中还充满了淘气顽皮的童真与童趣。

此外,《红袄》(王安石《元日》)一诗通过拟

手法将“过年”时贴对联、放鞭炮的场景具象化,欢快浓郁的生活气息令人倍感亲切。《粽子风》(刘禹锡《浪淘沙》)、《风妖精》(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同样是想象大胆奇异,富于趣味性。

其二,将古典与现代有机交融,王立春以现代诗歌的某些元素对古诗的意境、意象进行了“再创造”。诗句、诗节之间错落有致,讲求内在韵律的匀整,诗歌的音节韵律有一种流动的音乐美感。《跟在李白身后》一诗把“月光”、“小路”、“故乡”等意象重新构思整合,抒写出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一地的月光,照亮了唐朝以后的夜晚。//月光从屋里流出来,流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踏上这条小路,就能跟着李白,找到/自己的故乡。”诗的最后

一节:“那面色苍白的故乡啊,那只只影单的故乡啊,让我们,日夜忧伤。”“故乡”、“忧伤”的对仗以及抒情散文式的语言,赋予了这首诗歌古典与现代的双重气质与韵味。《这一问》(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中,现代抒情散文诗的表达方式强化了诗歌的内蕴:“当他白发苍苍地回家的时候,孩子呀,你不该这么问,当他说着家乡话问路时,孩子啊,你不该这么问。//你这一问,把老人问成了客人,你这一问,把老人问成了一尊雕像。//这尊老泪纵横的雕像啊,从此就站在村口,把中国所有的村庄,都站成了故乡。”在这两节极易引发读者共鸣的诗中,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将老人离家多年后,回到家乡被误认为异乡人时的复杂心情拿捏得非常到位。

《渭城曲》(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虽借用了“客舍青青”与“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原句,却并未给人生硬突兀之感。“驿站前,客舍青青,古道边,杨柳依依”两行诗对仗匀整,既古典,又很现代。“劝君更进一杯酒,一杯酒,//出阳关从此进离愁别绪,酿成一幅名画。//出阳关无人,从此,阳关被一唱三叹,唱成一首著名的/中国古曲。”重叠反复的手法强化了诗歌内在情感的流露,节奏与韵律犹如涓涓细流,富有一种音乐的美感,别有一番味道。

此外,在《石头啊石头》(于谦《石灰吟》)中,诗人将“混凝土”、“高楼大厦”与“千锤万凿”的“石头”并置在一起,将古诗诗与现代诗元素有机整合,激活古诗经典的意象,使其焕发出鲜活的现代气息。

其三,注重诗歌的美育功能。王立春在“重写”古诗经典时,尤为注重通过诗歌展现大自然的真与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博爱,从而培养儿童的情趣情操、健全的人格心智。《草精灵》的最后两节颇含深意:“春风给草精灵/一节一节上课。草精灵不再满地乱跑。//他们由浅入深地变绿。//还互相模仿,开一摸一样的花。//懂了规矩的草呀,长了学问的草呀,再也没有草精灵的灵气,和从前相比,显得有点傻。”草精灵的成长经历,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无数孩子原本纯真活泼的天性为模式化的教学理念所扼杀的弊病,诗人对当下儿童教育理念的问题表达了深深

的隐忧。

《蜻蜓小荷》(杨万里《小池》)中,看似没有关联的“蜻蜓”与“小荷”,在诗人的笔下成为了象征真挚友谊的载体。《缝》(孟郊《游子吟》)深化了母子情深这一主题,把母亲为临行前的儿子缝补衣裳的细节予以细致描绘并做了升华:“母亲没白天没黑夜地缝着,她是想用那根线,把你的心和她的心,缝到一起。//从此,你走到哪里,都连着母亲,和她的心疼。//母亲只想用那根线,将你离去的长路,和家缝在一起。//当你迷了方向,沿着这根线,就能回家。”诗人的构思与想象相当精妙,笔法细腻到位。两节诗读后令人为之动容,很能打动人心,也能让孩子们在读诗的同时感悟亲情并懂得珍惜。

此外,在重新演绎边塞、爱国题材的古诗经典时,王立春在书写沙场征战的残酷与国破家亡的悲愤情绪的同时,还传达出了和平的理念与爱国情怀,诗的思想内涵更显现张力与意义的丰富性。《大雪封刀》(卢纶《塞下曲》)、《杭州袖子》(林升《题临安邸》)堪称经典。《大雪封刀》将一场耽搁了追击单于的最佳时机的大雪赋予了另一重内涵。“这一场大雪,在塞下/封住了弓刀,抵挡住了将军追逐的骑兵。//这一场大雪,掩护着落败的单于,向北逃。//听不见厮杀,看不见血腥,除了簌簌而下的雪,只剩下了南飞大雁的长鸣。//千年以后,将军和单于相逢于塞下,抱拳畅饮。//想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铺天盖地的大雪,阻止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本是一场耽搁追击单于最佳时机的大雪,在诗人笔下则化为了阻止一场残酷战争的“和平使者”,显然,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彼此包容情怀的表达成为了诗歌的重心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处理方式超越了原诗的思想内蕴,打开了更为深广的维度。《杭州袖子》一诗中,“沉醉在灯红酒绿的官僚,已长不出坚硬的骨头”一句掷地有声,心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在诗歌中被传达出来。

在《石头啊石头》(于谦《石灰吟》)、《树被石头夹成标本》(郑燮《竹石》)等励志诗中,“石头”由原来的精忠报国而被置换为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寓意,呈现出了比原诗更为丰富的内涵。《树被石头夹成标本》一诗中,诗人将贪恋柔波最终将一事无成的垂柳,即使百岁的尊严也抵不住山火围攻的松树,以及无法摆脱作为房檩这一宿命的杨树与竹石分别做了对比,赞颂了竹石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与高贵的品格。事实上,这类诗对于引导孩子知晓事理,培养担当意识,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引导方面,其效果无疑远远要好于直白生硬的说教。《谷子人》(烈日下)(李绅的《悯农》其一、其二)、《舍住大地》(罗隐《蜂》)等诗中,诗人歌颂了劳动的伟大与劳动人民的可爱。粮食中饱含深情,不仅表达了要学会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更要对无数可敬的劳动者存有一份感恩和尊敬之心。经重新演绎后,诗歌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思想意蕴。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如何开启与古诗经典对话的多维空间,与人们当下的情感、心理、审美观念等有机融汇衔接,使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内涵,其实是许多人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王立春此次带有实验性、先锋性的“探险”之旅,可谓在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搭起了一座小桥,照亮并拉近了古人与今人的心灵世界。而这也为儿童诗的创作拓展了一片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与培养儿童人文情怀、建构价值观方面也探寻到了一条有益的路径。



这个人,中等个,留着干净利落的小平头。小平头从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或许更早。他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永远都那么明晰。他的眼睛不小,但总是喜欢眯着。眯着是为了凝神倾听,也是为了和微笑保持协调。他的身子微微前倾,或许是像战士一样,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或许,是为了能在讲台上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姿态,或许是一种不自觉的时代的印记,如同那个不高的伟人随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或许,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

这个人从遥远的南方来到首都,从此留在了那个名牌大学里面。那方水土,深深地滋养了他。不仅给了他水的灵性、柔软,也给了他坚实的体格。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充满着充沛的精力,如同不老泉的泉水一样。所以,他才有源源不断的作品问世。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理论、还是绘本等等。搞创作是个体活法,无论一个人的精神多么强大,没有良好的体力是无法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的。他当然不会像巴尔扎克一样,用咖啡来刺激自己。可是,很少有人听说过他有什么体育爱好。那副好身体,就是往昔岁月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

在感冒最流行的时候,我问他:“你没感冒吧?”他说:“切,怎么会?”他对自己身体如同他对自己的作品一样自信。

大家都说他很儒雅,这儒雅像是镣铐一样束缚着他。他偶尔也会挣脱一下,比如说谈到往昔饥饿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孩子让他抓狂的时候,他就像一头狮子、一只豹子,浑身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发抖。当他平静的时候,他会感到很难为情,不过这种表情很细微,犹如微风掠过草尖,轻易不会让人所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狂野的人,是修养和学养装饰了他的性格。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他童年的缩影。人们都说他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但从他的小说中真正找到那个和他对应的主人公并不容易,因为他把一个人的淘气散布在很多人身上了。如果说顾城是带着星星的队伍在打仗,那么,他依然是他作品中的孩子王,和这一群孩子密谋着干什么“坏”事。他一直在重构他的童年,修改、回忆、扩大、美化,犹如太阳的光芒照在能照到的一切角落。

这个人有一个强大的胃口,命运曾经折磨过它,但又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补偿。他有很好的官能,无论读人,还是读书,都能用他强大的“胃”消化得干干净净,让事物的本质显出原形。他对文学,或者说文字有敬畏之心,像一个高明的匠人打磨自己的工艺品一样,不弄得干干净净绝不会罢手。所以,他的文字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

美,是一种气质,更是一种非凡的爱自己的能力。如果那一切风景不美,人和事又不能感动自己,那么,他不可能用那样细腻而又深情的文字来表达。他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细节精细的刻画上。这是对作家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双重考验,一部没有细节的长篇小说多多少少是令人遗憾的。而他,总是游刃有余地表达着一切。

这个人,从本质上说是个诗人,尽管他不写诗,但他的长篇小说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在喷涌。这种激情很有感染力,犹如瀑布一般。在我看来,就是诗歌的激情。

这个人,没有什么爱好。他喜欢简单,安静,喜欢别人欣赏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读书和写作,典型的文人气质。比如说,优美的风景,他总要拉上亲人和朋友分享。谈起自己的创作和构思,他会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于他而言,这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了。他身上有一股豪气、侠气,这和他的优雅并不矛盾。正如他做人很低调,谈自己作品却很高调一样。这不是炫耀,而是自信,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一种深刻的挚爱。

这个人的写作也是一步一步坚实地走过来的,如果你读他早期的作品会哑然失笑,他也会不好意思地陪你一起笑。世界上任何文学大师都会有不成熟的开始。勤奋会开掘自己的天赋,而他的天赋是一点一点被他发现的。他很喜欢读书,世界大师的作品很多都被他细细地品味过,从而变成自己的营养。他喜欢探索,喜欢挑战自己,总喜欢和流行的东西保持慢半拍的距离,他要审视,他要思考,然后再拿出自己成熟的作品。别人写幻想小说,他看;别人写绘本,他思;别人写系列小说,他想。当他想明白了,他就会奋力一击,犹如一个高明的剑击手一样,让人们看到那迅捷的动作以及寒光闪烁的刀锋。勇气、毅力、魄力、智慧、情感、才华,都在文字中摇曳生辉。

这个人,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他又像顽劣的孩子一样,什么都想尝试一下,什么都想做得很出色。的确,他也做到了。作品摆在这里,什么也不用说,作家能证明自己能力和才华的,只有作品。尽管人们给予他的赞誉远远没有他应得的多,尽管他有时候也沮丧、也委屈,但他的胸怀和他的气量都足够强大。原谅和体谅人们矜持的赞美和人性的真实需要一份超凡脱俗的勇气。这个勇气他有。

这个人走得很稳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自己设计好的。他明确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追求。他知道自己的作品会留传后世,所以,他不敢轻率地写。我觉得他会成为一座巍峨的丰碑,所以我更喜欢看他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人就是曹文轩,我是他忠实的追随者、研究者、收藏者、朋友。

## 封面欣赏



华山著《鸡毛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三月版。

## 短讯

### 科幻与创意教育论坛在京举行

科幻文学是展现科学技术和未来幻想的文艺作品,它们常常能够启发人们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近年来,随着新一代科幻文学作家的逐渐成熟,中国科幻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三体》《地铁》等代表性作品的出现,更让中国科幻文学受到了国际的关注和认可。2015年被预测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三体》《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等多部国内作家作品改编的国产科幻片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中国科幻文学似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当大多数人正在沉湎于这样的兴奋中时,一些科幻作家、出版人等正在思考科幻文学的发展对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意义。6月27日,由民盟北京市委、民盟北师大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幻与创意教育论坛”在北京举行。刘慈欣、韩松、吴岩、姚海军、陈楸帆、覃政、夏笳等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韩松提出“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要教育”,他认为,科幻可以帮助孩子们开拓想象力、挖掘潜能,因此有利于中小学生的身心成长。刘慈欣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说明,科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性的文本,它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陈楸帆、覃政从科幻爱好者成为高技术公司的创业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畅谈了科幻对高科技人才培养起到的作用。夏笳认为科幻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为什么不”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科幻在科学技术之外的人文教育意义。吴岩近年来正从创意咨询、开发科幻电影等多方面介入科幻产业,在他看来,科幻思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在以推理为主要思考方式的自然与技术科学领域使用比喻,而在以比喻为主要思考方式的人文与社会领域使用推理。他因此主张在中小学普及科幻教育,强化学生感知未来、思考未来、预测未来、改变未来的习惯、态度和能力。

### 《火印》: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思战争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推出了曹文轩的长篇小说《火印》。《火印》是曹文轩第一次创作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战争年代的北方草原为背景,从村民的视角对战争进行观察,用他们的亲身遭遇对战争进行描绘。小说以一匹叫雪儿的马和它的主人坡娃为主人公,通过其曲折经历,讴歌了一段特殊的岁月。

6月25日,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岩以及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樊发稼、何志云、张之路、王泉根、贺绍俊、彭学明、徐坤等就该书的艺术手法、思想价值等进行了讨论。曹文轩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感悟、心得。

大家认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火印》这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意义深远。曹文轩在《火印》中既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文学追求,又对自己此前的创作进行了突破和新的思考。何志云谈到,小说《火印》在题材、人物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也有很多新的收获。这部作品不仅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还涉及到很多别的问题。王泉根

认为,《火印》不仅讲了一匹流浪马和一个放羊娃的故事,更讲了一匹战马与一场战争的故事,一匹天马与一个民族的故事。张之路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了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此前的抗战题材作品存在种种局限,如对战争的反思少,对胜利的赞美多,而《火印》的创作基本上遵循的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关怀,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研讨会最后,曹文轩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说,《火印》的创作缘起是自己一次看到萧红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中的一段描述,主人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迎面跑来的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小说《火印》的构思便由此开始。曹文轩说,“说到底文学是写人性的,而既然是人性,那就不会改变。”他坚信,文学的最后深度是人性。

从《草房子》《青铜葵花》到今天的《火印》,无不体现了曹文轩的美学追求和价值理念。曹文轩说自己接下来“还是会关注比较恒定的东西,而不会太多的关注变化的东西”,因为他对“变化”和“保守”同样偏爱。(行超)

## 儿童文学评论

·第378期·

